

隋唐兩朝史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隋唐兩朝史傳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鐫楊升菴批點隋唐兩朝志傳卷之九

東原 貫中羅本 編輯

西蜀 升菴楊慎 批評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薛延陀納幣絕婚

秦瓊含血喫敬德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太宗教場定先鋒

薛仁貴降服火龍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唐太宗跨海征遼

薛仁貴五箭取榆林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摩天嶺三雄被戮

李世勣祭白玉山

第八十九回

第八十九回

白岩城紅袍戰白袍

薛仁貴箭射飛刀

第九十回

高麗王輿觀出降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起。至廿二年止。凡五年事實。

第八十一回

薛延陀納幣絕婚

其子叔玉入拜闕下。哭曰。父于昨夜三更中風而死。

矣。衆皆大驚。帝哭曰：「世人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衰。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已亡一鑑矣。徵薨，帝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于昭陵之下。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爲書石，上加封爲鄭公。徵亡年七十二歲。時貞觀十七年正月下旬也。史官詩云：

唐王英雄過百王，魏徵直諫不包藏。太平氣象如斯見，豈料良臣一旦亡。

魏徵容貌不踰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

顏苦諫。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變。帝亦爲之霽威。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之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踴死懷中。一日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每挺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帝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徵嘗告帝曰。臣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

所謂忠臣帝喜然之。

是歲貞觀十七年夏六月。忽人報曰。北方薛延陀調練軍士。收拾器械。將欲入寇。今雲中九郡已屬延陀也。帝聞知大驚。舉手無措。長孫無忌曰。陛下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心動。今聞薛延陀入寇。何失驚耶。帝曰。薛延陀北方人中傑也。未嘗得地。朕錯立之。今舉兵入寇。是養虎食肉。朕安得不動心哉。原來薛延陀乃北部突厥之部落名也。自貞觀四年突厥北邊多叛。頡利餘黨歸附薛延陀。當時衆部商議。

共立其子姓俟斤名夷男爲可汗。夷男辭以無德不敢當。此時帝方圖頡利。乃遣使從間道去冊立夷男爲真珠昆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遂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遠近諸部咸來歸附。勢振北方。唐每以恩撫之。不敢舉動。至是復思入寇。遼關報知消息。帝問侍臣曰。薛延陀屈強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汝等所見二者何先。司空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據臣之見。莫若和親。爲便。帝曰。卿言甚合朕意。朕爲民之

父母苟可利之。何惜一女子乎。先是北部降將名契
苾何力者。歸省其母於涼州。正值契苾部落皆欲歸
順延陀。何力以爲不可。部落遂執何力以降。何力乃
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肯受屈于虜
庭邪。乃割左耳以自誓。早有人報奏於帝。言契苾叛
唐。帝曰。素知何力忠義之士。心如鉄石。必不叛我。適
值有使至唐。言薛延陀事。故帝即命兵部侍郎崔敦
禮持節出使延陀。許凡新興嫁之。以求何力。何力由
是得還。却說薛延陀真珠可汗。見唐許婚。有不勝大

喜遂使其姪來納幣進獻羊馬。契苾何力奏帝。極言
薛延陀不可與婚。帝曰。朕許之矣。豈可食言而失信
外國乎。何力曰。願陛下且遷延緩之。使夷男自來親
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帝從之。卽下詔親幸
靈州。召真珠可汗前來會禮。真珠接詔。使整備行裝
前至。靈州來會親迎公主。其臣諫曰。唐帝相邀。必有
惡意。不可輕往。大王何故許之。此釣龍設餌之計。往
必不返矣。真珠曰。天子聖明。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
以所愛公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近臣又諫。

曰太宗雖有長者之風於中事急不容不生狠心耳。大王不可輕往恐悔之不及。真珠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汝薛延陀何患無君乎。於是遂行。不日已至靈州。原來真珠多納羊馬以爲聘禮。路經沙磧之地。耗死過半。及至見帝。帝乃責以聘禮不備。有輕大國。遂絕其婚。褚遂良上疏曰。

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爲國家惜之。嫌隙旣生。必講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

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
以北。部落無筭。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
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

帝覽罷笑曰。此非爾所知也。真珠鷹視狼顧。不可與
之爲婚。久必爲國家之患。今日絕之。正其宜也。遂良
不復敢言。真珠滿面羞慙。拜辭而去。原來薛延陀先
無府庫之積。至是厚歛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
延陀由是遂衰。後人有詩云。

自古制夷沒奈何。故交公主許延陀。非干唐帝言。

無信尤是臣寮計策多

帝既絕薛延陀之婚。自此唐朝無事。每屯積軍糧。爲二十年之計。却說帝先有妃楊氏。乃齊王元吉之妃。有寵於帝。因長孫皇后之崩。欲立爲皇后。玄齡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至是遂立其子明爲曹王。以繼元吉之後。是年十二月。忽報新羅國差使入貢。帝急宣至。見其人拜于闕下。奏曰。臣乃新羅國來使。姓昌名黑飛。奉國王命入貢。路經高麗。行至關前。被高麗守關將莫利支蓋蘇文殺敗。奪

去糧草十萬。碎金五斛。今高麗與百濟國連兵謀絕。
新羅朝貢之路。將臣面刺有詩。毀罵陛下。臣該萬死。
帝聞奏。命近臣揭去紫紗。親看其面。左面上有詩云。
時奈唐天子。貪財世不休。殺兄在前殿。囚父後宮。
愁饒汝江山。管通無四百州。吾當只一陣。遍地血。
波流。

蓋蘇文乃高麗東部大人。姓泉名蓋蘇文。其人身長
一丈。膀闊有圍。藍面紅髮。心性凶暴。身佩五刀。左右
莫敢仰視。所爲多有不法。其王與大臣欲謀殺之。蓋

蘇文竊知之。遂勒兵盡殺衆大臣。因馳入宮。持刀弑

其王。建立其王弟之子。名藏者爲王。自爲莫利支。

官名

即中國吏部尚書是也

當日帝看詩畢大怒曰。蓋蘇文弑其君。

殘虐其民。今又違朕詔命。不可不討。褚遂良進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欲渡河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重。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言未絕。李世勣進曰。遂良之言非矣。晉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了機。會早若舉兵。薛延陀之衆。今已滅盡矣。帝曰。此誠魏

徵之誤悔無乃矣。帝乃館來使於驛庭。遂議親征之計。次日褚遂良復諫曰。天下譬若人之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乃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只命一二猛將率四五萬兵取之。如反掌耳。且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重。輕行遠舉。皆臣之所深憂也。帝曰。**高麗**離中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伏甚難。况蓋蘇文凶狼弑逆。朕必用親自征之。以除國家之後患矣。房玄齡杜如晦二人進曰。夷狄爲患。自

古有之。晉煬帝征東。折兵一百萬。亦不能取勝。陛下莫因一時之怒。有勞聖駕親往。且高麗不仁之地。瘴疫之鄉。非所宜也。願陛下從遂良之諫。帝曰。朕意已決。汝勿多言。畢竟還是如何。

總評

薛延陀復來入寇。必興師殄滅之。方爲上策。若謂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而欲與之和親。是堂堂淑女。而供箕帚于北狄也。不意有褚遂良者。而其見反出于契苾之下也。帝豈從之。適新羅遣